

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docu river 文川网
古籍书城
入驻商家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乐斋漫笔

崇陵传信录

(外二种)

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乐斋漫笔

岑春煊◎著

崇陵传信录

恽毓鼎◎著

(外二种)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乐斋漫笔/岑春煊著. 崇陵传信录/恽毓鼎著. (外二种)/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6

(近代史料笔记丛刊)

ISBN 978-7-101-05616-7

I. ①乐…②崇… II. ①岑…②恽… III. 中国-近代史-史料-清后期 IV. K252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42575号

书 名 乐斋漫笔

著 者 岑春煊

书 名 崇陵传信录

著 者 恽毓鼎

(外二种)

丛 书 名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责任编辑 欧阳红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年6月北京第1版

200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5 $\frac{1}{8}$ 插页2 字数10千字

印 数 1-4000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5616-7

定 价 14.00元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出版说明

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。限于当时条件,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只出版了少数品种,后归入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》中。

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,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,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,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,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现予以恢复出版。

恢复出版后的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,做出适当调整:

一、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,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,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。

二、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,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,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、日记、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,亦予以选

择性的辑录。

三、本丛刊所收史料，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，尽量保持其原貌，在每种史料前，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，指明史料来源、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。

四、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，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，并施加标点；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；残缺字以□代之，错字、别字、衍字（文）、文字颠倒，改正处加〔 〕；佚文增补文字加【 】,以示区别。

五、为方便使用，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、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，均加简注。

我们希冀通过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》，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，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，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、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07年3月

目 录

乐斋漫笔

整理说明	3
------------	---

崇陵传信录

整理说明	47
弁 言	49

方家园杂咏纪事

整理说明	75
自 叙	77
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	79
江叔海题词	111

伦哲如题词	112
杨云史题词	114
附杂记数则	116

金銮琐记

整理说明	123
叙	125
补 遗	175

乐斋漫笔

岑春煊 著

整理说明

岑春煊(1861—1933),原名春泽,字云阶。广西西林人,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。光绪举人。庚子年间(1900)任甘肃布政使,时八国联军侵犯京津地区,岑闻讯率兵赶到北京“勤王”,以迎銮护驾有功,甚得慈禧太后信任,从此扶摇直上。历任陕西巡抚、山西巡抚、四川总督、两广总督等职。在清政府官吏中,岑以“敢于言事、参劾官吏”而著名。民国以后,参与护国、护法战争。《乐斋漫笔》是他晚年撰写的自传。

《乐斋漫笔》详细地叙述了八国联军入侵后,慈禧太后、光绪帝一行仓皇西逃的情况,与《西行回銮始末记》、《庚子西狩丛谈》等书的记载可相互补充。书中对清末官场的腐败,及作者与奕劻、袁世凯等人的矛盾记述颇详。民国初年,袁世凯篡窃民国,以帝制自为,岑春煊参加护国反袁阵营,亲赴日本,“以个人名义”借得日币一百万元,并两师炮械携带回

国,此事他书未见记载。由于作者亲自参与了清末民初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,因而书中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史料,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
本书前无刊本,传抄本留传也不多,1943年《中和月刊》四卷五期初次付印,在标题下有“《乐斋漫笔》为西林岑云阶制府晚年自定之稿,本刊展转借抄,亟付铅槧”字样。《中和月刊》是日伪统治下的刊物,发表时是否删改,不见原稿,无从推断。本书整理者为王善中。

余以菲材薄植，幼稟庭训，忝窃微名，三十为郎，四十开府。值海内多故，戎马生郊，南北驰驱，靡遑宁处。迨共和告成，方谓息肩有日，不意大盗移国，宵人执政，十载之内，义旗再兴，卒翦鲸鲵，廓清雰雾。岁次己未，乃克退隐淞滨，杜门养疴。阅世既久，老境日增。回忆四十年来，备经艰险，往往死生成败，系于一发，而属有天幸，辄复易危为安。今虽事过境迁，偶与宾僚故人，追谈旧事，恍然犹在目前。儿子辈恐久而渐忘，遂从阙轶也，屡请笔之于书，余皆不许，每观前贤遗著，若《归田录》、《涑水纪闻》、《邵氏闻见录》，以迄明、清诸公笔记，虽体裁不同，要皆各有怀抱。而当时朝章国故，野乘秘闻，为官书所不详者，乃得借资保存，供载笔之参考。其价值岂止囿于小说家言，与虞初九百等量齐观而已。嗟夫！以余之志事无成，分甘衰谢，曾何敢仰望昔人于万一。顾以世食清禄，遭遇危乱，诚思勉竭微薄，稍酬知遇，庶不坠先人遗烈，异于没世无闻，泯然与草木同朽。故自委质策名，即慨然以师法诸贤为己任，其间刳心国事，犯难忘身，发逆谋于十年以前，不幸而尽验于鼎革之际。呜呼！言之痛矣。夫世变无穷，既为昔贤所未历；则委曲因应之宜，亦非他人所共喻。不

有叙述，曷由阐明真相。爰以林居暇晷，涉笔偶书。举凡家世旧闻，中朝掌故，触绪有得，拉杂并存，一以身亲涉历关系重要者为断，其于有清末叶人才邪正之分，政治得失之故，皆据事直书，无稍隐讳。知我罪我，非所容心，付儿辈录而藏之，亦借存是非之公云尔。庚午二月，七十初度，炯堂老人书。

西林岑氏，原籍浙江余姚县，汉征南将军汝阴〔舞阴〕^①壮侯彭之裔也。北宋皇祐中，有仲淑公者，从狄武襄平侂智高于邕筦，以功封怀远大将军，留知永宁军，遂著籍焉。子孙散处，分袭世职。西林一支，为分管上林峒长官司。清乾隆中，以辖地改土归流，世职始替，仍居西林县。我襄勤公督师滇黔，平定回乱，终于云贵总督，赠太子太保，予谥建祠，事具清史。

襄勤公有子五人，余次居三，幼与诸兄弟侍公于五华节署。公尝从容令子侄各言所志，余默然，公问：“汝既无言，宁非不慕功名，将为田舍翁而止耶？”余敬对曰：“能作田舍翁为乡里善人，固亦不恶。惟适间大人所询，建立功名，以男意解之，必立功当时，垂名千古，如大人今日所成就，始无愧功名二字。男虽窃思效法，未识能否做到。”公喜曰：“尔能立志如此，深获我心。有志竟成，勉之而已。”其后每为幕僚述及辄

① 东汉岑彭封舞阴侯。

曰：“此子志向如是，他日必能继我而起。”由是钟爱有加，训督亦愈严矣。

光绪五年，余二十岁，随宦读书。襄勤公以滇桂僻处边地，子弟见闻隘陋，无所师法，特命入居京师，观光上国。乃由国学生加捐主事，分部学习行走，签分工部。是年五月到部供差，得以公余肄业习举业，亲师取友，获益颇多。

七年以疾乞假回籍调养。

十一年乙酉，应本省乡试，中式第二十八名举人。

十二年二月，到部销假，学习期满，经本部堂官奏留候补。

十四年五月，报销海军经费，奉旨以郎中归本部即补。旋值德宗大婚，充派办处帮总办。礼成，奉特旨免补郎中，以应升之缺，尽先升用。计余在工部先后凡十年，见知于吴县潘文勤公祖荫最深，奖掖备至。潘公治事精能，不畏强御，与余戆直之性，雅相契合，故于长安人海中，独加赏拔。余亦直道当官，不避劳怨，所以答知己也。迄今每见潘公手迹数行，犹想见当年正色立朝之概，辄为低徊不已云。

十五年，于京师闻襄勤公在滇督任内见背之讯，天崩地坼，雨泣星奔，驰抵云南省城，与诸兄弟料理大事。于时朝廷饰终之典，备极优隆，滇人追感先公遗爱，亦复巷哭相聚，历久不忘。盖滇省自马逆倡乱，杜文秀窃据一方，久已如唐之淮西，宋之西夏，微先公戡定祸乱，拯民于水火，岂复有重见

衣冠之日！其事迹已详载官书，故不再记。至今滇人士与余家相值，犹依依如其乡人焉。呜呼！先公之遗泽远矣。

是年夏秋间，余兄弟扶先公遗柩回籍，居桂林守制，余于先公恤典恩旨内，蒙赏以五品京堂候补。

十七年八月服阕，次年三月到京，奉旨补授光禄寺少卿，旋迁太仆寺少卿，署大理寺正卿。数年间，超擢频仍，殊恩稠叠，皆由朝廷笃念荅臣，赏延于世，而余自愧行能无似，空竭愚忠，不能为国家有所补益，追念君恩先泽，不禁涕泗横流耳。

甲午岁中东事起，吾国陆军败于平壤，海军熠于大东沟，北洋兵力尽失。廷议乃以刘忠诚（坤一）为钦差大臣，节制关内外各军。刘公受命后，迟迟未行。余以国事日急，而大臣畏葸不前，发愤自请效力前敌。疏上，一日李高阳相国鸿藻招余至邸中，密谈军事，询以外间所闻。因言：“枢府于兵事情形，仅恃文报，苦难得其真相，欲遣一精明勇敢之员，亲赴关外视察，寄以耳目。顾责任重大，难得其人。吾夙知君，将门之后，忠义许国，拟以兹事相属，肯为一行否？”余言：“世受国恩，久思自效，倘蒙驱策，正戮力报国之秋也。”遂定行计，郑重而别。次日即有旨交刘坤一差遣委用。余往见，刘意颇以余为好事，乃历举关外从军苦况相告。余答以国事方急，何敢畏苦。遂于诘朝陛辞，上召见温谕有加，且令传谕刘坤一，迅速启程。退至军机处见恭忠亲王，亦谆询钦差相待情

形。余述刘公所言。恭邸不怡，立差侍卫往告钦差云，岑某系上命随往，宜委以要任。其后刘公语人曰，不知岑某何由受知，君相皆重视如此。然以是益不相容。

山东告急，有旨令刘派兵往援，刘遂奏派李占春、陈凤楼、丁槐等二十五营，前赴山东救援。烟台总理营务需人，余乃自请于刘，即奏派往。甫抵德州，奉檄调陈军马队五营出关。至莱州，又调李军十五营以去，仅余丁槐五营，随余驻扎黄县。东抚李秉衡知兵力单薄，奏准募足二十营，即在黄县布置防务，开掘地营，守御之具粗完，流亡渐归复业。人民金谓早有此等防军，吾辈何必离乡远去。日人已探知此路有备，不易进兵，即舍烟台，以全力猛攻营口。刘军危急，遽请飭余率丁军赴援。李抚又奏留此军防鲁。既而有旨，令余统率所部赴津候谕。未行间，已知李相鸿章赴日议和，两军停战。余知事将结束，乃留丁槐办理善后，自请回京就医。

条约既成，余于忧劳之余，旧疾复作，遂请开缺回籍，将终老林泉，不作出山之想矣。

岁丁酉，七弟春荫闱获售，明年余送之入都赴礼部试。抵都日，适闻德兵强占胶州湾，政府已被迫签字，益感国事日非，决意悄然南返。会为业师李苾园尚书端棻所知，遣人召往，告以“旧例，京堂到京，即须宫门请安。况大臣子弟，尤不可忽。恐弟或未知，致涉不敬，已代备安折，今夜递牌子，明日当至朝房候起。我系值日，可于彼处相见也。”余谨遵命。

是日销病假请安者，尚有满尚书贵恒。叫起单下，余独蒙召见。奏对时，力陈国势阽危，非发愤自强，不能图存。欲求自强，必先兴学、练兵、讲吏治、信赏罚，乃克有济。上垂询当时将领，对以仅一聂士成能战，若董福祥虽尝立功西陲有重名，然不谙新法教练，且骄蹇难御不可恃。又陈今日时局，请以纸虎为喻。德宗动容，询其说。对曰：“中国积弱，本非一日，但以外貌庞然，各国不测深浅，未敢轻视。正如缚纸为虎，虽不能搏噬，尚可借假形以馘百兽。此次胶州之役，德人劳师远袭，后继甚艰，我若以强硬对付，一面联络与国，提携抵抗，未必不可取胜。乃一受恫喝，即将海口割让。各国见此，孰不欣然效尤。假令纷纷继起，又将何以应之。譬如纸虎被揭，威严尽失，谁复有所畏惧，以后外交将步步困难矣。”退朝后，以所言犹未曲尽，复上封事，条陈时政。略谓：“赏罚者朝廷大权。今皇上徒有其名，而不得操其权。以近事言之，如湘抚吴大澂，丧师辱国，败不能死，朝廷不加严谴；东抚李秉衡，公忠廉直，只以内无奥援，遂因教案罢斥，不再录用。是非不明，赏罚不当，至于如此，将何以作士气而振纪纲。皆枢臣误国，蒙蔽圣明之罪也。”疏奏自以语多讦直，虑触忌讳，而是时德宗亲政，方锐意有为，思拔用强直果敢之臣，不数日，即有简任广东布政使之命。旧例京曹外用者，大抵实任三品卿方能简授藩司，余以销病假请安尚未收缺人员，即被特简，实异数也。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戊戌四月，陛辞赴粤。德宗面谕，广东土匪甚炽，到任后宜设法剿办。余对此系督臣专政，两司到省，须加委营务处，方能过问。上云两司有奏事之权。对曰：“虽有此制，向少实行。因奏事即忤督抚，往往不安于位故也。”上曰：“尔此去可传旨谭钟麟，速行清除盗匪，彼若不从，即据实奏闻，朕与尔作主。”又谕：“闻该督年老不能办事，尔抵粤后可察看奏知。”并谓“时局艰难，尔所条陈，颇中窾要。以后如有意见，尽可随时陈奏”。余遵旨辞出，即行赴任。时广东有道员王某，素为谭督所信任，颇多不法，商民无不受其鱼肉，有因索诈而毙命者，慑其气焰，皆噤不敢言。余到后，始有来控者，廉得其实，即详请撤去该员各项要差，严行查办。谭督不从，余乃先撤其补抽厂坐办，翌日复邀集司道同寅，谒谭请并撤其督署文案。议论抵触，谭愧且怒，遽拍案詈骂，目镜坠石棹立碎，势张甚。余亦拍案曰：“藩司为朝廷大员，所言乃公事，即有不可，总督不应无礼至此。既不相容，奏参可与。”掷冠案上，拂衣而去。回署即请病假。谭亦自绌，即令臬、运两司来衙逊词谢过。会未几，余奉召入都陛见，谭得电旨，立委臬司署理藩篆，余以漏夜备交代，南、番两县商民闻知，不期而集者数千人，各负薪米油盐至藩署大堂，堵塞不听行，更欲分队至督署为难。余亟出反复劝导，至相对泣下，久之始渐散去，所留薪米之属，为付善堂，乃得轻装驰去。谭督知余录王某控词全案以行，知入覲日必面陈其事，亟辈〔鞏〕金入都，阻余北

上。果奉调补甘藩，勿庸来京请训之谕。余时方行抵武汉也，遂自鄂入甘。到任后，终以谭、王营私舞弊事具疏劾奏。有旨查办，谭因罢归，王亦革职。此案以藩司劾罢督臣，为有清仅见之事也。

在甘藩任半载，即有庚子拳匪之乱，八国联兵，京师危急。余闻之，亟言于总督魏光焘愿率兵星夜勤王。魏意不欲余行，以饷绌兵单为辞。余曰：“本署库中，除正项外，尚存外销款一百三十余万，请以三十万供兵饷，调马队十营，即日可行。若总督故靳其事，本司有权自能出奏，从此辞矣。”即起立欲行。魏见状知不可阻，遽离座遮留曰：“且共商行计。”余曰：“事势至此，岂容安坐细商，以甘省距京辽远如是，马队尽力奔驰，尚恐不及，步兵更不必论。本司之意，现在仓促召集，又须选择精骑，万一十营之数，犹不能足，惟有先率在省马队二旗同行，一面请公迅调大兵，随后趋往。”魏云：“办事固应如此，但京师军备，除荣相所部武卫军外，尚有董福祥、宋庆、马玉崑诸人，步骑合并，实力甚厚，目前必无他虞，何争此数日停留，不谋万全之计。”余曰：“诚知京师禁旅尚多，无假区区羸卒。但此次以一敌八，各国尽锐而来，理直气壮，即使兵力倍增，亦难抵御，所以亟亟前往者，实以大义所在，只求结局得一死所，无负家声而已。成败利钝，非所计也。”遂守候魏督立发电奏。

时所调两旗，尚未齐集，因留将领随后开拔，先率卫队数

十人，自兰州省城取道草地北行。此道并非官马大道，行人绝少，系一片沙漠，土人游牧之地，有水草处，始见有寥寥数家，家中床铺俱无。往往行百余里，方有人家，足见人烟稀少。实由于沙漠之地难于生活。幸当日自备干粮，复带蒸水机器，始免于厄。惟水虽过蒸机，气味仍恶劣。且必须土人引路，到一处换一次引路之人，方能前进。真苦矣。然志仍不少馁，昼夜疾驰，故得于二十八日即抵都门。入覲之日，两宫奖谕备至，因垂询都城防务。即奏曰：“臣到京之日，留心察看，京师内外，均未见守御之具，帷城门有义和团看守而已。”两宫闻之，颇觉惊愕。余请速饬于城外相地掘扎地营，及各种守具，以限敌骑，为救急之策。余退出后，随召军机大臣入见，命即赶速筹备。旋由军机处约往商议，欲以余帮办李秉衡军务。余答非有自练之兵，难以效命疆场。议遂罢。次日，有旨命赴察哈尔招募营勇，办理防务。未行间，又奉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传旨，令先在京城外掘扎地营。遵即在东便门外，择地兴工。

事方草创，通州已陷，溃兵纷如潮涌，沿途抢掠，都城大乱，两宫仓促西幸。余得信后，亟率所部，奔走访求，迎谒于南口途次，相对痛哭。敬叩起居，知两宫昨夜出都，至今尚未进膳。因出外觅食，而镇中人民逃亡殆尽，百方搜求，仅得民家所煮小米粥，以土碗盛进。太后见之，复哭，竟不能食，命以奉帝。帝强啜两口，亦难下咽。遂行。是日宿岔道。

先是居民闻讯，已予谋逃窜，余鉴于南口之事，驰往再三晓谕，始不尽逃。肆中米麦皆具，惟无菜蔬，所赖以佐餐者，只鸡及鸡子耳。余于两宫上下驼轿时，均跪迎道左。见太后御蓝布衫，以红棉带约发。帝御旧葛纱袍，当盛暑流汗，胸背粘腻，蝇蚋群集，手自挥斥。从行宫监，皆徒步奔走，踵穿履破，血流霑洒。窃叹前史所述，人君出亡苦况，千载相同，不谓平日见于记载者，今乃身亲睹之。虽芜蒌豆粥，蜀道艰难，视此无复有加。然古称多难兴邦，殷忧启圣。果使两宫经此阅历，不忘在莒，亟谋改良政治，发愤自强，则剥复之几〔机〕，未必不兆于此。余于途次召见，曾迭次敷陈此意，亦颇蒙改容纳受。无如回銮之后，事过境迁，玩忽因循，转增壅蔽，驯至人心尽去，而事不可为矣。

当两宫仓促西幸，京师王宫近臣，强半不知，其能追随扈从者，仅端、庄两王及澜公等数人而已。太后虽在蒙尘，困苦中尚刻意以兴复为念。一日诸人于召对之际，太后忽顾问：“此耻如何可雪？”众未有应者。余独进曰：“欲雪此耻，要在自强，自强之道，首需培植人材。学校者，人材所由出也。故必自广兴教育始。然此事俟局面稍定，方能顾及。目前尚有绝大危机，即在肘腋之下，臣职司扈从，不敢不言，必须速筹良策，消弭此患。缘现距太原，路程尚远，而前敌溃兵，每日与乘輿参杂同行，沿途所经镇市，皆先为此辈抢劫。圣驾未到，居民已逃避一空。即如在岔道时，非臣予往开导，早经完

全散去，即粗粝饮食，亦恐未能觅得。若不从速申明纪律，严禁骚扰，则此去路无烟火，太原何由可到。况此等皆亡命之徒，任其逼近乘輿，万一稍涉不逊，实可寒心。臣所谓危机即在于此。今欲办理此事，拟先出示安民，禁止掠夺及强行买卖。如有不遵，即正法数人，以示惩戒。使溃兵逃勇，知扰攘之中，尚有军法可畏，不敢肆行无忌，借以挽回危险，而靖人心。但臣所部卫兵，仅有此数，若因众寡悬殊，激成事变，又恐转难收拾。臣踌躇再三，以关系重大，不得不请旨遵行。”太后曰：“事已至此，非照汝办法，更无善策，汝可放胆做去，尽人事以听天命可也。”是日起程，欲觅肩輿进御，竟不能得。乃以军中所携藤轿，供太后乘坐，皇上仍御驼轿。余见皇上自携一包裹，不类衣服，询之随侍太监，乃知上于前夜宿清真寺时，得草席一具布地，以灰布椅披包箕帚各一作枕，即寝卧其上，恐前途无此，故手挈以行云。噫！辛勤亦至矣。

余既受命整饬军纪，策马随乘輿左右。途中溃兵益夥，有持枪追逐太后輿前者，叱之不止，反举枪对余开放。乘其一击不中，急拔刀斩于御前，宣示有众，不遵约束者，以此为例。众始肃然知畏，由是沿途安靖，无敢放肆者。非冒险一试，前途殆难言矣。是夕抵怀来县，即驻蹕县署。知县吴永呈进衣物及梳洗之具，太后始亲御膏沐。于时征尘稍息，危途渐远，两宫以跋涉之余，从行诸人，皆宜休憩，即留怀来二日。庆亲王奕劻、军机大臣王文韶、刚毅皆自京师追及行在，

内监总管李莲英亦至。次晨奏，上谕，余蒙赏头品顶戴，督办粮台。未几，即有重振学务之议，次年遂特简尚书张百熙主其事。朝廷于避狄不遑之时，独孳孳以兴学育才为先务，诚属规模远大，而两宫卧薪尝胆亟求自强雪耻之志，此时亦为最切矣。

自溃兵正法后，纲纪顿肃，道路无阻，沿途州县，供给亦皆丰腆。而随从太监辈，狃于旧习，渐复骄横，遂有需索贿赂，擅取进御物品，殴打差役等事。为太后所闻，立命捕获不法内监，交余询明罪状，斩首示众。又有旗兵抢夺民食，枪伤食主，余亦据实劾奏，奉旨梟示。由是左右贵幸及八旗人等，皆含怒侧目，谣诼日起。余虽明知，一不之顾。抵大同日，官吏旗兵，来者益众，气焰益张。一日晨兴，忽奉召见，余趋入时，太后方于邵圃花间，倚栏独坐，四面皆无一人。余见之惊诧，行至御前下跪，太后骤问：“汝在外有所闻否？”对曰：“国事有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在京议和，余无所闻。若系臣个人，或因办事过于认真，难免招怨，乞太后明训。”太后谕云：“汝办事甚好，现在方脱危险，又有人出来说闲话。我恐汝闻之，不敢做事，故唤汝来告知。仍宜不避劳怨，放胆做去。若有人与汝为难，汝可请起面奏，我即替汝做主。此次初出都时，一人均不管我，非在南口遇见汝，恐饿都饿死。现在稍平静，彼等又来说闲话，使办事人寒心，实属可恶。”余叩首谢恩，奏曰：“臣由甘肃起身时，即以身许国，请太后勿虑。臣总

竭尽心力，以奉两宫。虽赴汤蹈火，亦所不辞，何况区区劳怨，而有退避。臣一片愚心，只求两宫平安，得一驻蹕之地，国事早有转机，发愤图强，于愿方足。不过知识浅短，多有不到之处，求太后随时训示，以免过失。”太后云：“如此甚好，汝宜勉之。”自此次宣谕后，群喙始渐息矣。嗟乎！余以牧圉小臣，孤军远至，当中外危疑之际，处谣诼繁兴之时，宿卫空虚，前途辽远，仔肩之重，萃于一身，而近习小人，更加以多方媒孽，使余稍存瞻顾畏缩之心，则负责无人，大局将不堪设想。然当时亦只知奋勇直前，更不知有所谓危险在后者。日久回思，始觉有余悸云。

两宫抵太原时，本思在彼久住，以和议尚无端倪，联军复扬言西进，遂决意入秦。行近潼关，余蒙恩补授陕西巡抚。扈从抵西安后，适值山、陕两省旱灾甚重，奏请筹办赈捐，督率僚属，实心任事。有凤翔县知县吴复元，办赈舞弊，查明后，立即奏劾，提省严办。由是官吏莫敢不劝，全活甚众，赈务方有头绪。而联军已侵入山西边境，朝议皇皇，谋调兵东出抵御。余请见两宫，力言山、陕大灾之后，万不能再开战衅，宜速电庆、李设法阻止。一面令晋抚锡良，赶紧结束教案，勿令外人借口进兵，舍此别无办法。余退下，即召询军机大臣，时朝贵方思挤余远出，遂言非岑某不能当此重任，太后迟回久之，始允调余山西巡抚。

旨下，入内谢恩。太后大哭曰：“好容易汝保我母子到此，稍得安宁，又令汝到危险地去，我实于心不安。无如军机大臣等，均说山西关系重要，若办理不善，则此地亦难久住。我实无法，只好累汝一行。”余对曰：“臣受国厚恩，虽粉身碎骨，亦难报称。此去固然危险，若蒙太后皇上听臣愚计，准如所奏办理，或可转危为安。”太后曰：“有何妙计，速行奏闻。”即奏“请照臣昨日所陈，决计不开战衅，驻扎山西之将领，统归臣节制，有不听命者，立即奏参。惟将领中，如宋庆、马玉崑二人资格最老，臣系新进，恐难节制，请今日即以电旨调两人之兵，移扎河南省”。太后曰：“山西仅此四十余营驻防，若再调开，岂不空虚。”余对：“既决不开衅，何用多兵。设二人在彼，或不听命，与联军一有冲突，战祸即开，难于收拾矣。”太后首肯。又奏曰：“臣到山西，应办之事甚多，首以完结教案为重，外人生者抚恤，死者埋葬。并速派妥员，向联军迎头交涉，阻止前进。山西庶可保全。凡此诸事，非钱不济。臣自管理粮台，日夜督催各省解款，现已积存三百六十余万，拟请特旨准臣带银一百万前往。因山西并无丝毫存款，当锡良办理皇差时，尚在臣粮台奏拨三十万两，方能集事。现在灾荒之后，其窘可知。若无现银携往，必至一事不能举办。”太后云：“汝所奏，皆切要之言，亟应照准。粮台存款，即有如此之多，汝只请百万，未免太少，即多拔数十万，亦无不可。至汝所虑，恐行后有人与汝为难，矇我误事。汝下去即可具折

上来，经我批准，彼等何能蒙混。”余受命叩首谢恩退出，遂至军机处，将本日召对与两宫面订计划告知，诸相无言。惟鹿传霖谓：“粮台存款，止有三百六十余万，此地大兵云集，加以灾荒之后，区区二百数十万，何能敷用？”余言：“事必先其所急，洋兵此次深入，即以锡抚搁置教案不办为借口，实则锡抚何尝不欲速办，无如山西贫困至此，令其从何办起？今事已危迫，若不火急携款完结此事，为谢过止兵之计，又以何术了之。似此不顾大局，一味与人为难，真是糊涂。我今入内奏请，改派汝去，尽将三百六十余万交汝，敢去否？”鹿受此面诘，噤不能答。荣相起身向余谢过云：“不必动怒，两宫已面许照办，彼何能立异。此款我决不少你分毫，且到任后，枢廷亦断不掣尔之肘，请放心回署，料理启程可也。”余即得荣相此语，知枢府不至为难，乃赶办交卸。

陛辞日，太后以余所部，护卫行宫，两旗颇得力，恐余将携之赴晋，首以为问。余对：“此两旗马队，宿卫已久，诸事已熟，臣仍留在宫门外守护，以嘱小心当差，勿稍松懈。”太后喜曰：“如此甚好，汝到山西，尽管照所定计划办理，一切有我作主。”当即叩谢而出，率领所部，兼程赴晋。

山西东路要隘凡二，俱有重兵宿将驻扎，以防联军攻入。曰娘子关，方有升守之；曰固关，刘光才守之。余于行前，电令两军同时撤退。方有升奉电即行，刘光才则称有印文方敢遵办。其说亦自有理，余即电请锡抚派员送印，相遇于平阳，

是日受印视事。再电刘光才，限三日内撤毕。因联军已进两关，设有冲突，即难收拾也。一面派员赍印文往晤联军首领，交涉阻止。不意固关刘军，尚有小部分未去，德兵已到，即开枪攻击，刘部一面抵御，一面退却，至夜九时，始全部退尽。德兵入关占领，鸣炮致贺，而忘将炮内子弹取出，直向娘子关射去，命中关门。是时娘子关已由法兵驻守，黑夜不察，误谓我军反攻，遽还炮相击，德军又误为我军从娘子关进袭也，亦开火对敌，两军鏖战，死伤甚众。黎明后，彼此望见旗帜，始知误会，即停战问讯，已僵尸满野，皆德、法两国士兵也。正悔恨间，我所派往之委员亦至，向其兵官说明“地方荒旱，人民谋食维艰，我国庆亲王、李傅相已奉命在京议和，现属停战期内，望勿前进，以免惊扰人民，妨害大局。且联军西来，粮秣全无，亦非行军之利，今新任岑巡抚特遣使者犒师，望即止战撤兵，庶人心安定，教案得以早结，实中外之幸”。彼军兵官答称：“我辈闻锡巡抚不理教案，故至内地察看，今贵巡抚新到，已注意此事，且派员前来，具知厚意，既系内地荒旱，人民困苦，我等即从此回京。请向贵巡抚致谢可也。”遂全军撤退，车运死伤洋兵而去。

余时已抵太原，即督饬清理教案，计全省外侨，为前抚毓贤杀害者，主教三人，教士男女共一百三十余人，吾国教民死者亦万有余人。凡耗去赔偿及埋葬抚恤之费四百余万两。其中耶稣教赔款五十万两，由李提摩太暨各教士主持，捐充

山西大学堂开办经费。此为 中国创办大学之始，而出教案赔款捐助，良可叹也。余在晋省一年，下车承扰乱之后，继以旱灾，人民流离，十室九空，为之内抚凋残，外筹肆应，僚友亦皆尽力赞助，得以幸免陨越。明年辛丑和议告成，两宫自西安行在回銮，余迎谒于正定途次。蒙恩召见，奖谕有加，并赏穿黄马褂，赐紫禁城骑马，命扈蹕入都，始回山西本任焉。

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，余蒙恩调补广东巡抚，疏请交卸晋篆后，入京陛见，硃批俞允，未及成行，而四川拳匪余孽及哥老会匪，各处蜂起。总督奎俊飞章告急，廷旨以余署理川督，促赴新任。当即兼程入蜀，时壬寅八月也。抵成都日，奎督已携印出城相待，交代即行。时匪徒盘据城外山头，烽火在望，贼势甚张。而城中值扃闱秋试，士子群众，讹言繁兴。官民皆谓，余若迟至三日，蜀乱必成。至是人心稍定，余乃慰抚居民，令勿惊扰。一面派卫队驰剿城外之匪，围攻山头贼栅，自辰至午，斩获无算，贼皆四面崩溃，即日肃清。

余以蜀中会匪，根株素深，由团绅粮户通匪者多，相与容匿隐蔽，地方官又皆疲玩畏葸，任其勾结啸聚而不过问，以致酿成此次乱事，几为川楚教匪之续。非亟谋治其本原，难期持久。遂遴派妥员，密查通匪绅董，有实任把总团绅刘某，为附近省城之首领，住居中兴场，距省三十余里，其傍即舞阴壮侯墓也。余假祭扫为名，一日携卫队数十骑至其地，瞻谒之后，试呼左近居人，刘某亦至，略询数语，即叱骑缚以归署。

于时乡民环跪为之祈哀者甚众，既复追随入城，群聚不散。余悉置不理，惟严讯刘某以通匪罪状，一皆首服，立斩阶下，悬其首于辕门。处分方毕，忽闻爆竹大作，杂以众口欢声，则适间为刘某乞哀诸人也。旋举乡老数人入署叩头言曰：“间井苦斯人久矣，知其伏法，喜而相庆。因说前时该匪，亦尝被捕，众谓此害可除，方称贺未终，彼已释出，则痛詈乡人不为请保，益肆其毒。由是恨之虽切，不敢不来请求，惧其再出致螫也。今幸蒙肃清巨憝，地方有安枕之日矣。”余乃详举此案始末，通飭各属，如有此类劣绅，皆杀无赦。令既下，阖省欣然，不肖团绅，皆远避以去。匪众无主，大半解散。复刊发布告以靖人心，略谓会匪结集，干犯宪典，固属法无可恕。但细察其中，亦有起于地方官吏办理民教案件，不能持平，往往袒教民而压平户，以致激成事变。此后凡遇诉讼，于呈词中不准声叙孰为教民，显分畛域。治狱者亦只以曲直为断，不许别有爱憎。倘或故犯此条，意涉偏袒。一经上控有据，定行揭参云云。自布告发出，官民皆知遵守，未及数月，民教相安，间阎无事。不知者，尚以为兵威镇慑，故能致此。实则仅以公平之心，力行“除暴安良”四字而已。

是年元配刘夫人，于湖北旅次病故，长子德固殉焉。初，德固以赈捐移奖得主事，于辛丑补行庚子科中式举人，即奉母入都会试。行至武昌，刘夫人忽病，竟不起。德固痛母情切，毁伤灭性。经两湖总督张公之洞奏请旌表，虽一节之行，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亦蒙恩奖。而余以老怀当此，情何以堪，由是疾患侵寻，筋力锐减。加之劳心国事，无暇养息，后来种种衰象，皆起于此时矣。

川事方定，而广西匪乱日炽，朝廷旰食南顾，二十九年三月，奉旨调署两广总督，督办广西军务。有清一代，以桂人官本省督臣者，仅陈文恭公宏谋一人而已。余乃继踵乡先达之后，深惧才力不胜，上负委寄，而下无以慰梓里期望之心耳。桂省乱事，潜伏日久，本由提督苏元春纳贿中朝，尽以兵饷充苞苴之用。兵既无饷，则任其通匪行劫，驯至兵匪不分，全省骚动。地方官所获抢犯，往往由提督索取纵释，故敢放胆横行，官吏转而受贿包庇。当时有五匪之目，谓：官匪、绅匪、兵匪、民匪、土匪也。聚此五匪，遂成全匪世界。余抵任后，审察地方情形，棼如乱丝，真有不能下手之概。乃具疏详细奏明桂省致乱之由，必须从根本施治，先将贪婪不职纵匪成患之抚臣王之春、提督苏元春，劾奏褫职。一面调集得力军队，定四路包围剿抚兼施之计；一面选用贤员，整饬吏治，为正本清源之图。务使民得安居，绅知自爱，官吏以廉隅为重，一革往时五匪迭乘之弊。然后简精锐之师，取乌合之寇，期以岁月，庶可集事。此余予定治桂方针。顾以数十年积患所在，根蒂已深，动多掣肘，三年劳苦，犹未竟功。余以心力交瘁，百病丛生，尤以下血之症，亏耗元气最甚。多方调治，迄未除根。而目睹时局日非，私忧窃叹，郁结莫解，亦为致病原因之

一云。

余督师西征，驻扎梧州，凡事均与广西巡抚会衔出奏。时王之春已去，继任者为柯逢时，巽懦不知兵，而动辄与余为难。方寇炽时，深居桂林，拥兵自卫，架炮于大堂，远近传为笑谈。所调江西道员汪瑞闾，任五营统领，专留护卫抚衙。余患省外贼多兵少，欲令率以出战，坚执不许。因思柯固不足与言，汪素以知兵自诩，千里远来，或不甘伏处，若俟其醉后试激励之，冀能奋发一行。乃于公晏时，频相劝酬。汪向称豪饮，至是遽醉。余未及有言，彼已呕吐狼藉，倒载而归。柯即指余为军中酗酒，强沃属员致醉不能兴，列奏相劾。有指令余自行回奏。因缕述柯抚积不相能，饰词排挤之状。朝廷亦知其不胜边寄，未几遂以李经羲代之。

余既定包围之策，调用将士，明示赏罚，拔龙济光，陆荣廷于偏裨卒伍之中，皆成名将。有总兵张得贵者，以失律将斩。余亲讯之，奇其胆略，乃释缚再令统兵出战，大有斩获，遂奏保复官。由是人思自见，屡破悍贼。有四十八峒及十万大山，皆贼之老巢也，林箐深密，径路错杂，贼皆揉升鼠伏，瞬息上下，有急则四面迸逸，倏忽聚散，自明韩襄毅雍之后，官军罕有至者。匪众逃窜于此，且有防御建筑，议者以为难于攻克。余督诸军，广设方略，躬冒瘴暑，竟于甲辰、乙巳间次第荡平。办理善后将毕，而降贼陆亚发复纠众叛于柳州。余再督龙、陆两军追剿，擒亚发献于行营，余亲蒞监斩，传首远